

随笔

# 贵阳之贵

卢士海

因处贵山之南,贵阳因此得名。借贵山之势,丘陵遍布,一片片葱绿便成为这个城市的主调。

贵阳是座城市,更是座公园。全市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占了总面积的40%之多。市区四周群山怀抱,车辆行驶在入市的快速路上,远远望去,时隐时现的高楼皆掩映在绿树丛中。茂密苍翠的森林能将一座城簇拥其中的景象,实为全国省会城市所罕见。目前当地政府正借助当地自然资源优势,着力打造一座生态文明城市。

贵阳又属喀斯特发育典型地区,喀斯特地貌占全市面积的85%。地质环境造就了其绿水绕青山、奇峰藏异洞、激流飞瀑布独特景观。在“溪水碧绿三十里”的花溪天河潭景区,河流蜿蜒通幽,沿岸瀑布成群,我们随着导游进山洞,走旱洞,游之忘返。

贵阳少数民族众多,苗、布依、土家等37个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15%。单是苗族,据服饰的不同又有花苗、青苗、尖尖苗等,很多寨子至今仍保留有民族建筑、服饰、风俗及节庆活动。7月8日,我们正赶上当地传统的节日“六月六”,一路上身着五彩盛装的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的妇女三五成群迎面而过,对歌声声不时从身后传来……

“蜡染之乡”的安顺又为多彩的贵阳增添了色彩。腊画经纺染、煮沸、去蜡、漂洗后,画布上往往容易出现神秘

莫测的冰纹,使蜡染更具抽象画派的韵味。在这里你很容易淘到一件自己心仪的蜡染工艺品;除此之外,“红色”应该是贵阳这片土地上最耀眼的色彩了。这里有中国革命的历史名城遵义,还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突破乌江、两克娄山关等军事史上经典故事在这里广为流传——这就是多彩的贵阳之城。

贵阳的清爽来得直接,是让人一下子就能真切感受到的。当下时全国大多地方被30摄氏度以上高温炙烤时,这里的温度只有20摄氏度多一点。

资料显示,贵阳地处北纬26度,全市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位于贵州省中部,属黔中亚热带湿润温和气候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约15.3摄氏度。一年中,贵阳以7月气温为最高,平均约24摄氏度,无霜期长;1月气温最低,平均也是4摄氏度以上,无冰霜之苦。“天无三日晴”,是当地人对贵阳雨量充沛的贴切描述。特别夏季,这里空气湿润而不闷燥,凉风习习,吹在皮肤的感觉那才叫真正的爽。我们走在贵阳的大街小巷,鲜见有空调室外挂机,这可能是贵阳清爽最好的注脚了。

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在向与会者推介贵阳时说,这里每立方厘米的空气中就有1500多个负氧离子,是全国一些大城市的3倍多。

他还打趣说因为负氧离子可以提高睡眠质量,所以可以使人更年轻、更有活力,所以很多贵阳人才看不出真实年龄的。

绝对气温、降水、光照等气候资料详细论证、研究后,联合国北北合作组织、中国气象学会分别于2006、2007年,将“中国避暑之都”殊荣授予了贵阳。

贵阳的魅力是和那里的景、那里的人有关。也可以说是美景、胜景、纯朴的人们增添了这座城市的魅力。

贵阳之魅还在于那份闲适。柔柔流动的南明河水,伴着甲秀楼上飘然而至的古筝之声汨汨流淌,品茗的人们、垂钓的老人、花溪畔城市、景区、农田相互交织,这些都让来到这里的的人们暂时放松紧绷的神经,放慢疾步,放下一颗浮躁的心。特别是入夜以来,小吃的香味便满大街地飘散开来:肠旺面、丝娃娃、牛肉粉、红油豆

腐,还有那被贯以浪漫之名的恋爱豆腐,不馋嘴都有。除了久负盛名的茅台外,还有乌江鱼、酸汤鱼、辣子鸡等这些为当地人津津乐道和极力推荐的大菜,尝过一回就足以令你不时想起。

其实,贵阳最具魅力还是当地人。漫步花溪的黄金大道,迎面走过的苗家姑娘、布依小伙,对于我们这些外地游人“能唱支歌吗”的唐突追问,他们总是报以憨厚的微笑,随后便有歌声入耳。在本次活动举办的5天时间里,活动的举办方贵阳日报社的同行们,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吃得习惯吗、休息得还好吗……语速缓缓的,一种挡不住的真诚让人舒帖得很。

其实,对于贵阳的留恋不仅是养眼的美景,馋嘴的美食,还有那里人们给你“原生态的情感”,这些魅力足以诱感到心底。

现代诗坛

## 苏州行(三首)

杨福平

苏州工业园

除了给你大声赞叹

说清你很难

除了给你深情的眺望

看透你很难

除了畅游你创意的风景

寻到你很难

除了享受你天堂的服务

提意见很难

富强

和谐

文明

生态

都诠释在张家港品牌的一片绿地

一家企业

一个社区

一颗颗心灵深处,和

千亿元的GDP里,以及

意想不到的风景里

昆山之路

昆山之路

是一条岁月之路

昆山之路

是一条登山之路

多少县(市)沿着

昆山之路

加快了节奏



山乡春早图

李德福

新书架

## 《那一曲军校恋歌》

黄雯

在悠然流淌的岁月里,女兵和男兵一起融化、一起凝结,最后形成了独特的铁。

作为一个反应迟钝的读者,我不能将作者的寓意看得更高,我只觉得作者在寻找一种朴素的东西。就像一个女性朋友看完《那一曲军校恋歌》所说的一样:“醇美的爱情可以治病,而不是互相伤害。”

《那一曲军校恋歌》表面上写的是爱情,铿锵下的爱情,但实际

上是在写真实的爱情。因为,我们看到的虚

假爱情太多了。

写青春的书很多,《血色浪漫》《血色青春》等书都很好,但我更心仪这本《那一曲军校恋歌》,是因为它切入的角度非常与众不同。它并不是让人单纯地回忆那个时代,也不是让人仅仅回忆那种温暖的爱情和友谊,它是在倡导人们回归那个时代的爱情。

作为文学永恒主题之一的

郑邑旧事

## 冯玉祥私访司家庄

朱永忠 卢志

老汉见来人是外乡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这年头,当兵的太不像话!三天两头来村里找事,不是催粮,便是要柴,还得用酒好菜招待,稍不如意,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冯玉祥听罢,皱皱眉头,安慰了老汉几句最后说,你老的凉茶真解渴,能否再来一碗。老汉听罢应了一声,转身回家端茶。

等老汉提着茶壶出来时,不见了喝茶人,只见石桌上放了一张名片,还放着一块大洋。老汉拿起

名片一看,见上边印有冯玉祥三个大字,老汉恍然大悟,后刚才不慎失言。回家后,把名片别在中堂画边上,并将此事告诉了其子司寿亭。

从此后,来村里催粮要柴的军人少了,就是来了,也是态度和藹,更不敢白吃白喝啦。但好景不长,1928年年底,冯玉祥从郑撤兵,催粮要柴的又像以前一样,态度蛮横。司家庄的百姓暗地里称赞还是冯将军督粮政策好啊。

气,使人拿出无穷的勇气在黑暗里摸索前进。使我们看到了作者文静中的果决,柔弱中的刚强。

“时间将一个受磨难的人渐渐培养为哲人。”文集中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观察作者。与第一本散文集相比,可以看出作者的眼界日益开阔,襟怀日益明朗,思想日见锋芒,笔力日见劲健,根据表现对象的需要,笔墨也多姿多彩起来。其叙事的简约,抒情的节制,议论中的,柔性温婉与刚性犀利相结合,常常在自然质朴中兼具诗性和哲理,文字的芬芳正在绽放。



水乡(水彩画)

陈希旦

最近又读到尚新娇的新散文集《彼岸灯花》,感到她在创作上正处在大步前进的时期。

这部散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追求理想的心灵潮汐和明朗襟怀。

作者之所谓理想,具体来说,不奢侈,也不高调。“靠着岸,在陆地上找一小块地方,能养活自己的地方,春暖花开的,有蔬菜水果,有一口永远汪着甜水的井,供着自己,直到老。”更具体一点,作为女性,并非是要有适合自己个性爱好的自由空间。

自由去干什么,也十分单纯朴素:一是有时间读书,“有一本本钟爱的书陪伴我入眠”;“和茨威格、伍尔芙、屠格涅夫,和这个寂静的房间”一起生活。二是写作,“在文字中散步”,“绽放文字芬芳”,把自己的想法与朋友乃至世界交流,“看到对方身上举着的灯火”“相互点亮,参照”,“活出自我,活出女性的精神”,“做自己的佛”。

作者清醒地知道,心中的远方尚在“彼岸”。她意识到这种无法消弥的冲突。对这个时代信仰的淡出和缺失,她常有犀利的批评:“现代人的通病,是为物质所奴役,而精神日益焦虑。”“太多的人早已顾不得灵魂,急急要追逐的是永远也满足不了的物欲。”“现代人什么都不缺,缺少的,就是菩提树下的宁静,清明与坚守。”

但作者要坚守自己的内心。她这样为自己定位:“很多人都到终南山采金去了,但依然有人东篱采菊,溪畔垂钓,处于狂放的边缘。”自己就是这个“有人”,“过了鲜花的年纪,宁愿做一株青绿的树——雨中的梧桐树。”

作者并非以清高自许,更不是要仿照古人的遁世高蹈,她一点也不狂不狷,只是在贴近现实的尘世生活中,让心中有一缕理想的阳光。因而,

读《彼岸灯花》

## 读《彼岸灯花》

孙荪

过像普通百姓一样的日子,是她散文的基本素材;在平常的生活中活出平常的精神感觉,常是其文章的光亮。

在《咖啡和小米粥》中,她写了喜欢喝咖啡的女性和喜欢喝小米粥的自己。“小米,似乎连着苦难的根。喝小米粥的女人,早已不施粉黛,她其实也像锅里的一粒米,经过岁月的熬煮,已打开爱与善的胸襟,在爱人和孩子面前,她的目光越来越温暖、明亮,宽容而安恬,在现实面前,愈来愈像一尊打坐微笑的佛。今生今世,深深浅浅,安居红尘之中,别无苛求。”

作者当然无意把喝小米粥当做每个人的理想。正如在孤独、贫困、漂泊、动荡等境遇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无须把它们当做理想推广一样。可贵的是,作者这种能够在实际并不理想的生活境遇中怀抱理想的襟怀。同时,这也是一种不寻常的眼光。这种襟怀和眼光贯穿在作者从考问“自我”到参悟“他者”的过程中,使她观察社会生活时,能够对不理想的人生状态,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其中发现理想的亮光,因而写出不少动人的篇章。

在开美容院的女友独自奋斗的曲折经历中,她发现了人在困难中的“承受力”问题,作者以诗的语言称赞:“以柔软承载沉重,以美丽承载丑恶,以多情承载冰冷,以渴望承载绝望,当花瓣

凋落如雨,花蕊已成果。”正是由于作者常常把自己的人生体验融进客观的叙事之中,思想的升华显得自然亲切。他了解到农村一位木匠有两个儿子,父母没有想到儿子会考上大学,因此为老大准备了一套木工工具,为老二准备了结婚新房。但儿子们一个博士毕业,另一个成为高考状元。作者为此著文《木匠的儿子》,以城里孩子教育作比,认为农村的父母似乎更顺乎自然,他们不强迫孩子干什么,而孩子顺应了生长的规律。他们没有望子成龙的梦想,而孩子的本分和努力恰恰使他们走上成功之路。这样的成长是独自成长,独自的成长充满内在力量。

就是这样,说心里话,抵达心灵,成为尚新娇散文的重要特点。她没有把向往的彼岸作为挂在口头上的口号,而是作为照亮内心的光亮推动前行的能量。作者不避讳自己在困难面前的软弱和恐惧,愿意袒露自己在克服困难的进程中所获得的激情。哪怕只是点点“灯花”。比如她把上山看做新提心境的途径,过滤繁杂的有效良方。因为“我们这些‘尘埃满面’的人,很有洗涤的必要。”她把前行路上的反对的声音,当做雷声和闪电,作为反作用力会激起反抗欲,无形中长了志

“你说你早就知道李思扬是什么货色,你早就看穿了她是个见异思迁的女的,你说你真庆幸她去了美国没再回来,要是她回来你就得跟她结婚,要是你跟她结了婚,或早或晚,她也会红杏出墙……你说我比她真实,你跟我在一块特别踏实……你说,你说李思扬净会动心眼儿耍手腕,要不是看在李家父母对你那么好,你早就不跟她在一块儿了……”

李春天没做声,她端着热巧克力的右手烫得通红,热巧克力洒了一地,她最喜欢的杯子也已粉身碎骨……她默默转身去拿拖把把湿滑的地面擦一擦,她听见刘青青又一次斩钉截铁地对张一男说:“离婚!不出半天儿就喂了北极熊了……你说的这些话我永远记得,张一男,你把我的那么好,好得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那个人是我了……可是我最后还是相信了,我觉得你那么真诚地追求我,你对我是真心

的,我一定要珍惜你,我怕我心里打鼓,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你说的那样的儿人我也努力做一个你说的那样的人,我让你放心,我拼命挣钱,我买车、我买房,我就为了变成你说的那样的那个人,我跟你结婚,我办婚礼,我置家私,我不让你操一丁点儿的心,我要让你风光地娶个媳妇,我要让你坚定信心,我要让你百分之百的确定你之前对我说过的那些关于李思扬的话全是真的……可是全是假的!你从来也没忘了她,你说的那些关于她的坏话全是哄着我玩!张一男你是个流氓、骗子……”她掩面痛哭,那哭声叫人心碎。

张一男微闭着双眼,眉头紧锁,眼泪无声地滑过眼角。

李春天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几乎不能呼吸。她愤怒地看一边的李思扬,她期待着李思扬能说出只言片语表达一点点她的歉意——然而,李思扬只是对着张一男和刘青青牵了牵嘴角,似笑非笑,她什么也没有说,轻轻拉开了门,走了出去……

“青青,张一男的声音里流露一丝惭愧。”今天是真的碰上了,我去报销电话费回来,走到剧院门口碰上她和几个同事……你看,我的话剧演出那么成功,都是你的功劳,咱们不是说好了,永远不再提以前的事儿吗……”张一男张开手臂慢慢慢慢去拥抱刘青青,“过去的就让它……”

刘青青一把推开张一男:“做

个独立的人,即使结婚,他仍然在精神上独立,他有权利决定同谁做朋友,也只有他才有权利接受或者拒绝我对他的好。不是我的问题,不是张一男的问题,不是任何人的问题,是刘青青自己的问题。”

于是李春天无法再继续她对老大的谴责。

除夕那一天,李春天一个人在报社值班。偌大的办公楼里,只亮着寂寥的几盏灯,街道上寒天寒地冻却充满节日的喜庆味道,李春天电脑里播放着她看过无数次的《ET》。

想起之前跟老大的小小别扭,李春天忽然有点自责,老大从那么老远的地方飞回来,干吗要跟她闹别扭,为了别人的闲事儿而责备老大,凭什么?!老大才是最要紧的,就算她成心破坏了张一男和刘青青的婚姻,作为她唯一的妹妹,也应该坚定不移地跟她站在一起的不是嘛!

## 连载

我一开始做编辑时就觉得一定要把人家的小说全部读完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像苏童这样的作家,稿子第一页没读完你就知道这人,感觉就行。那时苏童大二,我写信希望他来谈淡。嗨,小帅哥诚惶诚恐地就来了。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梅辰:王朔您肯定不这样,王朔到哪儿都是北京大爷。

马未都:王朔见我他就不大爷了,当年他还是个小孩儿呢。前两天中央电视台《见证》找我,让我谈谈当年的王朔以及跟王朔的交往。我跟王朔在上世纪80年代前的交往非常深,王朔的第一部小说集《空中小姐》,八八(1988)年由我们社出版,我是这部小说集责任编辑。那天我还把他那本小说集拿给央视的人看了呢。

梅辰:我记得当时感动了无数青年。

马未都:都哭晕过去了。梅辰:王朔的稿子您拿过来一看就觉得行?

马未都:王朔的字和苏童的字写得都不算好,但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小说写不好有啥啊!

王朔是一个文学感非常好的人,我印象中当年他在《青年文学》投了好多稿都发不了,因为那个年代中国青年出版社是非常正统的单位,我们头儿不喜欢他的那种表述方式。你想想我们出版社的都是《红岩》、《红日》、《红旗谱》这类红色经典,谁能看得上他那书啊。

梅辰:尤其是他那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名言,哪个头儿听了不闻风丧胆啊!

马未都:呵呵。王朔他是京城最早唱流行歌曲的那拨儿人,那时的音乐界根本就不允许这样的声音出现。(梅:王朔是个很有个性且又极聪明的人)

梅辰:在出版社工作您觉得如何?

马未都:我就兢兢业业在出版社做了十年编辑,文学界有名的人我没有不认识的。《青年文学》当时的地位多高啊,他们都得求着我们,但是我从来就没受过作者的任何好处,我自视清高,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这德性。我特别看不起那些占作者便宜的人……有的编辑让作者给他们家换煤气什么的……(梅:那个年代就这样啊?)嗯,特恶心!

梅辰:有没有作者非得给您家



梅辰

马未都

梅辰